

语言的结构

——20 世纪语言学的焦点

云贵彬 编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的结构: 20 世纪语言学的焦点/ 云贵彬编著.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11

ISBN 7-7-81004-941-0

. 语... . 云... . 语言-结构 (结构主义语法) -研究
.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1861 号

语言的结构

编 著: 云贵彬
责任编辑: 杜丽华
封面设计: 恒真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光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1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数: 1—2000

ISBN 7-81004-941-0/G·580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什么是语言的结构.....	(1)
§ 1 结构的把握	(1)
§ 2 结构的要素	(4)
§ 3 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	(7)
§ 4 结构的概念.....	(10)
第二章 语音的结构	(14)
§ 1 个别语音的结构.....	(14)
§ 2 一般语音的结构.....	(34)
第三章 语法的结构	(44)
§ 0 前言.....	(44)
§ 1 转换语法理论的结构.....	(48)
§ 2 转换规则应用的递归性.....	(63)
§ 3 语法模式和预言性.....	(69)
§ 4 谈话部门.....	(71)
§ 5 结语.....	(76)
第四章 词汇的结构	
——围绕相关系统	(78)
§ 0 相关.....	(78)
§ 1 动词的相关.....	(79)
§ 2 形容词的相关.....	(90)
§ 3 名词的相关.....	(95)

第五章	意义的结构	(98)
§ 1	意义和概念.....	(98)
§ 2	概念的体系	(100)
§ 3	意义的结构	(110)
§ 4	对语言认识和思考的影响	(123)
第六章	结构语言学的源流.....	(127)
§ 1	结构语言学出现之前	(127)
§ 2	语言学发展的倾向	(130)
§ 3	结构语言学的土壤	(130)
§ 4	两个先驱者	(134)
§ 5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135)
§ 6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138)
§ 7	布拉格学派	(139)
§ 8	语符学派	(142)
§ 9	伦敦学派	(143)
§ 10	美国的结构主义.....	(144)
第七章	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法理论.....	(146)
§ 0	前言	(146)
§ 1	结构语言学的基本特征	(147)
§ 2	生成语法理论和“句子构成的原理”	(153)
§ 3	结论	(170)
参考文献	(173)

前 言

研究语言结构的结构语言学是 20 世纪语言学的主流。从索绪尔开始，叶尔姆斯列夫、特鲁别茨柯依、雅柯布逊、布龙菲尔德直至乔姆斯基，均属于结构语言学的领军人物。

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是把复杂多样的现象抽象化、一般化，从而捕捉单纯框架的方法。它不是把语言看作单纯的要素的结合，而是着眼于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组合；它重视的是语言的内部，而不是外部。

结构语言学在初期，主要是描写对世界众多语言进行分析的结果，强调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至于属于人类共有财产的语言的普遍性则弃置不顾，很少过问。乔姆斯基的理论可以说是为弥补这个缺陷而提出的，他试图把众多语言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发现语言的普遍性规律。

可以看出，乔姆斯基之后，传统的结构语言学也改弦更张，不只进行单纯的描写，而在说明和解释上着力了，同时还接受了演绎的方法及利用说话人直觉的方法。这就使结构由静态转向动态了。

但是，需要指出，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所有结构语言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涉及特定语言的具体内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种只问规则、不论内容的倾向，这一点应该说是缺点，而不是优点，值得我们特别注

意。

本书先从什么是语言的结构开始，接着，按照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分门别类阐述其结构问题。此外，还从布龙菲尔德排除在外的意义的结构出发，探讨了与此相关的“概念”的范畴，不过也适可而止，并未更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外部世界的课题，因为我们认为，那已是结构语言学的“禁区”了，进入则要被判“越位”了。

为与开头一篇相呼应，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本身作历史性的回顾与前瞻，因而设“结构语言学的源流”一章。此外，为了让读者了解生成语法理论对传统语言学的批判和发展，特别设立了最后一章“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理论”。

第一章 什么是语言的结构

§ 1 结构的把握

结构本来是建筑上的用语，说语言结构，就意味着可以像建筑物那样，来分析和理解语言。

不管从说话者发出声音的过程上看，还是从说话者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听话者的传播过程上看，语言都是一个活动或行为，而不像是一个物体。那么，怎么能把它像建筑物那样看待，分析出所谓“结构”这种东西呢？我们说，这是一种有效的科学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语言，也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其他错综难辨的社会现象。

我们知道，具体的现实语言，都是特定的说话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对特定的对象，为了特定的目的，就特定的内容而使用的东西，而舍弃这些特定的条件，可以看到的就是语言的结构了。比如，1999年9月，在北京朝阳区，老赵、老钱、老孙，分别对小李、小周、小武说话，其中的条件像标签似的，显而易见，但对其语言结构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即便我们把条件置换了，变成1989年9月，上海浦东的小郑、小王、小冯对老陈、老褚、老魏说话，其结构的构成及说明仍然毫无二致。可以说，舍弃语言的条件，而抓取语言的结构的方法是一种披沙拣金、舍末求本的方法。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舍弃，我们才抓住了“语言的结构”。

此外，我们也知道，同样的语言内容，在不同的时间，说话的快慢、声音的高低、逻辑重音的位置都会有种种变化，这种变化，在讨论结构时，也要舍弃。这就是说，讨论语言结构必须分清与结构有关的部分和无关的部分，属于前者就保留，属于后者就舍弃。这就是所谓“抽象化”。这种“抽象化”对于求取“语言结构”来说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一般化方法。“结构”很像几何学上的图形表示法，元音舌位图即其中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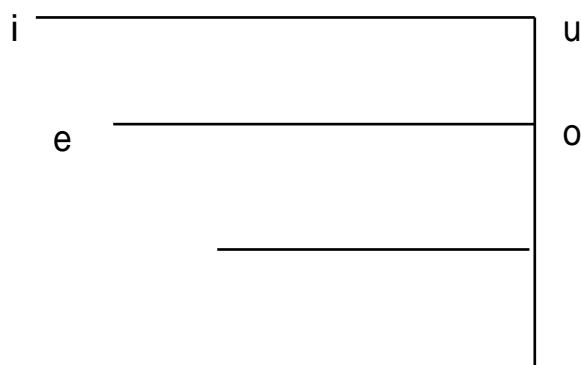


图1 元音舌位图

元音舌位图中元音的位置表示的是发出元音时的舌位，但口腔内实际的舌位并非象图示那样呈直线连接状态。同时，这8个元音的位置关系并非始终如一的，它们还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严格地说，把它们用梯形表示是有些勉强的，但为了简明而一般化地把握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事实上，几何学上的其他图形如矩形、三角形、圆形也都是高度抽象化的产物，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完全等同于几何图形的物体，只能有近似于几何图形的物体。尽管如此，几何学在现实中的用途是有目共睹的。

为了要进行这种“一般化”，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从说话人那里收集同类信息。由于语言的结构本来是同一语言社会

的成员共有的通用工具。所以，因个人而异的工具到“同一”工具要继续进行抽象化和一般化。至于如何把个人差别抽象化、一般化，语言学者们是不肯轻易“泄露天机”的，我们很难一眼看出他们所采用的具体而明确的有形方法。但是，语言学者们暗中所做的事情还是有迹可寻的，这就是，凡是与建立结构有关或有效的个人差别则采用，反之则不采用。作为一种方法，这当然是十分妥当的，但是，在这里“结构”不属于说话人和听话人，而是属于语言学者，即分析者。

因而，同一语言的“结构”，被建立起许多个。那么，哪一个被看作是语言的最终的唯一的结构呢，有没有衡量的标准呢？有一种说法是，外观顺眼的结构就是真品。但是，顺眼本身就是一个人言人殊、难以说清的问题。比如，有人可能认为对称的结构比不对称的结构顺眼，但这是非常主观的判断，并没有客观依据。事实上，有些民族就认为不对称有余地、有动感，是美的。因此，最终唯一的结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仍是不同的研究者建立不同的结构。

相对而言，以说明语言现象的多寡难易作为“结构”的判定标准更为可靠一些。如果所有的现象都很容易说明，那就是最终的结构。但现实中却很少有这种情况，常常是某种现象能用某一结构说明，而另一种现象却不能用这一结构说明。尽管如此，可以说，这比“顺眼”的判断标准更客观化一点。

§ 2 结构的要素

要弄清语言的结构必须把语言的要素分离出来。语言与其他现象的一个明确区别就是具有一种容易分离出组成要素的性质，因而进行要素的分离是顺理成章的。语言是文化，礼仪庆典和宗教信仰思想也属于文化，但比起语言来，后者就难以分出要素。所以，这一类东西就难以建立“结构”。

语言这种可分离的性质很容易把握。比如汉语普通话的声调，在汉语语音学上，我们用调值来区分它们：阴平为 55，阳平为 35，上声为 214，去声为 51。但是，究竟多高为 1，多高为 2，只是相对而言，未必有确定的标准。人们实际说话或听人说话时是按照他们之间的不同来把握的：高平调，当作阴平，升调当作阳平，降升调当作上声，降调当作去声。做为分类的条件，这就够了。

但是，并非语言的所有部分都可分离。比如语调就是这样，不但这方面的研究缺乏进展，而且，从其本质上看，就是不可分离的部分大一些。重读之类也与此类似。而对于结构的把握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把握结构，只须注目于可分离的部分就可以，而不可分离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把语言分成要素有一个问题，即在语流中的什么地方进行切分，把哪些部分当作单位来看待。在这里，重要的是使单位划分的标准一致起来。语言的最小要素是音位，从表面上看，这方面的划分标准容易保持一致，但这要看是哪种类型的语言，如果是像日语那样的音节文字型语言，事情就不那么简单。比如，日语中表示某个拗音的辅音部分有两种可

能性，既可以用两个要素按 p 前 j 后的顺序表示成 / p j / ，也可以用两个要素表示为 / p ' / 。表示为两个要素时，可以显示其与 / p / 的共同性，而且音素的数量也不算多。但是，表示为一个要素时，更接近现实的语音。现实中， / p / 与 / j / 是同时实现的，即 / p ' / ，那么为何要一分为二呢，而且为何不能以 / j p / 的顺序结合呢？要说明这一问题，就必须注意它同日语语音结构整体的关连。不是 / j p / 而是 / p j / 的原因就在于日语语音系统中，还有与此有共同部分的 / ja, ju, j o / ，它们作为日语语音结构的整体是十分漂亮整齐的。

语法上的最小要素是语素 (morpheme)。与一定意义相联系的最小部分就是语素。例如，汉语“刀儿”这个词，可以分成刀、儿两个语素，其根据就是“刀”有实在意义，而且不可能再进行有意义的切分，也就是说最小；“儿”在现代汉语里虽没有实在意义，这似乎与语素的定义“与一定的意义相联系”有矛盾，但一方面它原是有实在意义的，尽管现已虚化，却还保留构词作用，另一方面除去有意义的部分，只剩下它一个不可再分的要素，因而，仍可以做为一个语素而切分出来。

这样看来，语素可以分为有实在意义的语素和没有实在意义、但有另类意义的语素。前者可称为实语素，后者可称为虚语素。实语素又叫词根语素。虚语素可再分为两种：一种起构词作用，包括前缀（如汉语“老鹰”的“老”）、后缀（如汉语“桌子”的“子”）、中缀（如汉语“土里土气”的“里”）；一种起语法作用，表达某种语法意义，一般附在词的末尾，只改变词的形式，不构成新词，所以称为词尾，如，英语中名词末尾表复数的“s”、动词末尾分别表现在时和过去时的“ing”和“ed”等等。词根和词缀可以合称构

词语素，与此相对，词尾可称构形语素。

语素的上位要素是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词就一定大于语素，只是说词由语素构成，至于构成情况实际上有很多种。有时，一个语素就是一个词，比如汉语的“水、吃、大、更”等，这时的语素，有人称为成词语素。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和两个以上语素构成一个词，而其中又包括许多小类：一是复合词，即词根加词根构成的词，这种词汉语中俯拾皆是，如工人、美丽、解放、经理等；二是派生词，即词根加词缀构成的词，这种词汉语中不多，严格地说，只有前加“老、阿、初、第”、后加“子、儿、头”的那些词，而在印欧语中，这种词极为常见。当三个以上语素构成一个词时，还会出现组合层次问题，即，不是由语素直接组合成词，而是某几个语素先组合成一个部分，然后再次组合成词，如汉语词“航空母舰”的组合过程如下：

航——空——航空

母——舰——母舰

航空——母舰——航空母舰

与音位和语素相比，词的界定更为困难，特别是汉语，可以说，至今没有公认的完美定义。一般的说法是，词是造句的时候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所谓独立运用，是指在造句中能够到处作为一个单位出现，通俗点说，就是能够单说；所谓“最小”就是不能扩展，或者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这一定义可以解决绝大多数汉语词的划界问题，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须另作解释或者参照其他标准。例如，“驼绒”，可按这一定义，确定为词，而“羊绒”、“牦牛绒”乃至“骆驼绒”，按这一定义，就要看作大于词的单位了。这与人们的感受相背，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和不安。此外，动

词性语素支配名词性语素时构成的结构，如理发、鞠躬、敬礼等都是可扩展的，但要不看成词，也有点说不过去。因此，人们提出，确定词的界限还要考虑“综合意义”这一因素。所谓“综合意义”，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是构成该词的各语素意义的综合，而非它们的简单叠加，比如，“大方”不等于“又大又方”。如果在确定词的界限时完全排除意义因素，那么，即便不能说绝无可能，也可以说异常困难。

§ 3 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

从上面可知，所谓结构就是各个要素按照某种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种集合，或者说结构是由要素的集合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用公式表示就是：

结构 = 集合 + 相互关系

这里的相互关系应该说是要素组成集合的一个框架，所谓结构的模式就是由关系造成的整体状态。若以元音舌位图而论，那么，不管其顶点上是什么样的音素，其结构都是同型的。例如，日本冲绳与那国方言的元音结构与阿拉伯语文言属于共同的类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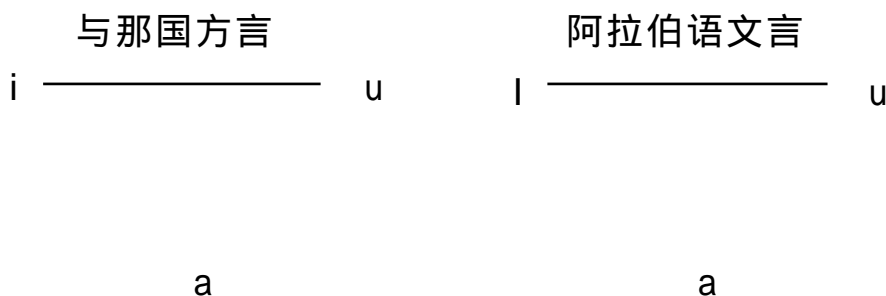


图 2 与那国方言和阿拉伯语文言的元音结构 (1)

在这里，要素的不同并不成为问题，要问的与其说“是什么”，不如说“相互间有什么关系”。与那国方言的 y 是在 [i] 和 [e] 之间摇摆的音， υ 是在 [u] 和 [o] 之间摇摆的音；但是，阿拉伯语文言的 υ 同与那国方言一样是 [u] 与 [o] 之间摇摆的音，而 a 是在 [a] 与 [e] 之间摇摆的音。两种语言可用同样的音素符号、同样的结构模式来表示，但音素和声音之间的关系却并不相同，从而，两种方言用图 3 那样的元音舌位图来表示也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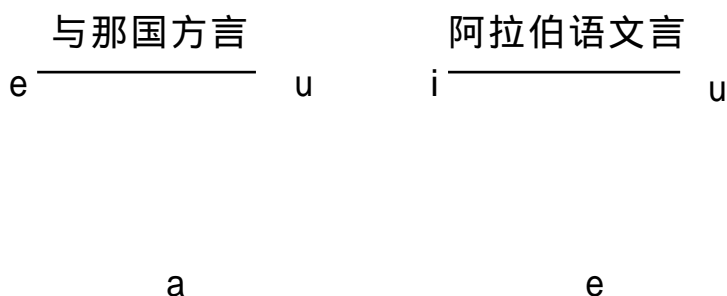


图 3 与那国方言和阿拉伯语文言的元音结构 (2)

但是，即使如此表示，两种语言都是可用三角形舌位图表示的三元音结构的事实仍然没有变。

有位数学家曾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血型 O, A, B, AB 之间有多大输血可能的问题，他用图 4 表示其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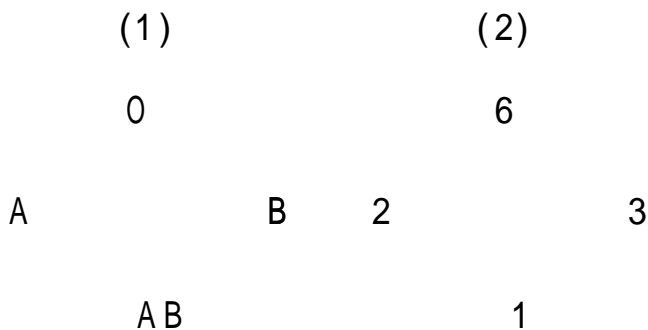


图 4 同型的结构

但是，认为处于上位的血型可以为处于下位的血型输血。还认为 6 这个整数的约数，1, 2, 3, 6 之间也像 (2)

那样有完全同型的结构。只不过是用上数是下数之倍数的相互关系联系起来的。一方面要素之间并不相似，另一方面，关系的性质也不相同，但关系的模型，即构造却是同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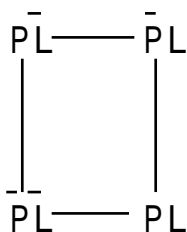
词汇结构的例证也可以说明上述道理。日本学者曾研究过日语的色彩名词和亲属名词，结果发现，日语的色彩名词和亲属名词的一部分也有相同的结构，可用矩形图示如下(图5)：

色彩名词

亲属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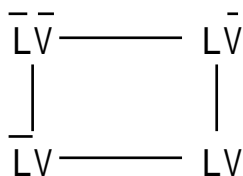
图5 色彩名词和亲属名词的词汇结构

日语的基本的色彩名词集合共有四个词，这四个词是由明、暗和色相、非色相两个轴构成的。日语的直系年长的亲属名词的集合，基本上是由男、女和辈分两个轴构成的。这里所谓的轴相当于意义的对立。但是，这两种名词集合的结构和语音形式也有相互关系。从色彩名词来看，它们都是两个音节的词，都有同型的重音，此外，aka和awo都有a这个词头，siro和kuro都有ro这个词尾。至于其他的不同点，有以下的相互关系。



其中，P 是塞音，P̄是非塞音。L 是唇音，L̄是非唇音。

从亲属名词来看，都是两个音节的词，都有同型的重音。此外，词都由同一音节的重叠构成的。至于其他不同点有以下的相互关系：



其中，V 是浊音，V̄是非浊音

L 是唇音，L̄是非唇音

§ 4 结构的概念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通过“结构”这一概念，可以从复杂多样的世界中，抓取少数单纯的类型。抽象化和一般化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此外，“结构”的概念能够用明确的形式把当事人（说话人、听话人）觉察不到的隐藏于意识深处的东西显现出来。例如，上述色彩名词和一部分亲属名词之间的异同，不通过结构分析，多数人就不一定能够意识到。

上述的“结构”全都属于空间方面，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共时的 (synchronique)”方面。在这里，时间的变化是不加考虑的，只是切取某一时点上的一个断面，探讨其空间

方面的结构。因而，这种结构只能说是静态的。这正是人们把“结构”说成“概念的静态建筑物”的原因所在。

然而，现实的语言，一方面具有空间上的结构，一方面也根据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因而，仅说语言具有时间性，或者仅说语言具有空间性都不够完整，而应该说语言是时间和空间（历时和共时）共同起作用的产物。发展心理学的皮亚杰就不把结构看作单纯静态的东西，而是看作最具动态（dynamic）性的东西。因此，与结构主义相对，应该把他的理论叫做构成主义更为妥当。的确，要说明成长和发展问题，不采用这种立场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其实，仅就语言而论，也应该把结构看成是动态的东西。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就把结构看作“构成性”的。

一般认为，对语言而言，用在共时态中引入历时态的方式，把语言自身看作时间、空间的产物，更为妥当。因为，句子或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就是由词按时间顺序展开而构成的。比如在“决不说假话”这个句子中，四个词以此排列，作为整体形成一个结构。而从“决”到“假话”，是经过一定时间的，尽管时间极短。仅从这一点看，结构也是有时间性的。此外，“决”这个词一出现，叙述部分中就必须出现否定因素，或者说，“决”预告了“否定”因素，而“预告”又是时间上先行的行为。这样，这些词的关系就是时间上的相互关系了。

这种句中要素的时间上的相互关系与上述空间上的结构是不同的。还用这个例子来说，“决”是与“誓”、“绝对”、“永”这类词保持一种空间上的关系。

语言中时间上的结构和空间上的结构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啮合在一起。质言之，句子中时间上的结构是语言历时变化